

《短篇小說》 無鄉之鄉

作者 ◎廖清山

車子在 UCLA 的停車場放好以後，張維賢依照黃文弼在電話中的指示，很快就在七樓找到了病房。踏進去一看，黃文弼闔眼躺在床上。距開這張床不遠處，另外有張空床，那上頭沒有床單薄毯一應需要俱備的東西。看樣子，病人剛剛離開。——是回家了呢？還是人不好了？唸頭一閃，張維賢並沒有再去多想。

輕步移到窗口，隨便探探頭，外面秋日午後的太陽病懨懨的，死氣沈沈，空氣還飄浮著濃烈的藥臭。他在心裡盤算，也許停留十幾二十幾分鐘，黃文弼要是還沒有醒來的話，留張條子就回家。

這時，聽到背後發出窸窣的聲音，張維賢料定必是黃文弼醒過來。回頭一望，卻只見那人微微的翻動了一下，眉頭深鎖，眼睛沒有張開，依然安靜地睡覺。

隔了一陣，他發現桌子上面有張白紙，旁邊還有一支鉛筆。正打算拿起來寫幾個字，沒想到黃文弼睜著兩隻大眼睛，直望著他。

「老張，你可來了！——你不知道我打了多少電話，花了多少心血，好不容易才連絡上你。」黃文弼興奮地說著，也不顧剛剛開完刀的身子，一邊絮叨叨地唸唸有詞，一邊掙扎著，支撐著就想坐起來。

「躺著，躺著。你再亂動，只怕傷了身體。」張維賢以手阻止。

前天在電話中，黃文弼說他因為得了癌症，被拿掉一半胃袋。如今看他，人是瘦了一圈，氣色卻也沒有那麼壞，這是稍微令人感到意外，但同時也叫人放心。不過想一想，彼此不見面也有一段時日，這胖這瘦，開刀前後究竟有多少差別，對張維賢來說，實在也沒有個準。

「不礙事。」黃文弼不理會張維賢的勸導，摸著床邊的控扭，按了一按，隨著慢慢彎曲的床架，挺起身子，半坐著埋怨說：「真不知道美國的護士會那麼殘忍，開完刀不久，就強拉硬推，逼著我跟他走了好長一段路。」

「這就是你的偏見！我還記得過去詹森總統開完了刀，曾在電視上『表演』走路，這是人家研究的結果，斷定這是最佳復健方法。你這樣沒頭沒腦的數落人家，真是不講理！」

「可我冷汗直流，旁人還指著我的臉，說是血色全無，護士還是不肯送我回到房間休息。實在太沒有人性了！」黃文弼皺皺眉頭，嘟囔地說。

張維賢笑了笑，推他一把。問他：

「你現在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現在是沒有什麼事了！」黃文弼倒也坦白。

「這不就得了？」

「可我真是受夠了苦！」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在電話中，不知向我訴過多少苦，聽起來，可憐兮兮的，叫我無法忍心不來看你，可是現在看你，氣色倒是蠻好的。要不是你躺在病床，很難相信你真的有病。」

「想不到，你原來是特地來向我表示你的同情！」黃文弼朝張維賢瞥了一眼，嘀咕著。

「有那麼一點！」張維賢笑著說。

「只有一點？」黃文弼眉頭皺了一下。

「想那麼多幹什麼？」張維賢和藹地說：「我這不是來了？」

「你講話就不能婉轉一點嗎？」黃文弼故意沉下臉，說：「一直都是直來直往，完全不顧什麼情面。張老兄，如今我可是躺在病床呀！」

「算了，你又何必以弱者的姿態出現？看起來，你的氣色是真的很不錯，要不了幾天，你出院再調養，調養，馬上又是活龍一條，好漢一個！」張維賢調侃地說。

「老兄，我是服了你！——不服也不行。不瞞你說，我的朋友不多，談得來的，就是那麼幾個。我這樣眼巴巴的找上你，就是要讓你了解，我是很欣賞你這個人，很想同你多多來往。特別是我在無依無靠的時候。」

「你講得太玄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講些什麼。」

「我講的都是實話！」

頓了一下，張維賢靜靜地說：

「都有二十年了，我只看到你們在排斥我們，根本看不到我們當中有什麼交通的橋樑。」

「什麼你們、我們的？我講的是你我兩個人。」

「你怎麼樣？我又怎麼樣？」張維賢話說得很淡，但黃文弼很快就明白他真正的意思。

「唉呀！你還說呢！」黃文弼一本正經的說：「頭一次找上你，就是為了我們公司的中國同事，打算成立一個俱樂部。我看你一副東方面孔，又不知是那裡來的，便用英語問你：『你是中國人嗎？』沒想到……」

「沒想到我竟然回了一句『NO』！」

「對！當時你是那麼說的。我再看看那名字，疑心你也可能是韓國人，依然用英語問你：『你是那裡來的？』你卻脆脆的說了一句『TAIWAN』，然後，就是一付不理人的樣子！」

「你接著以北京話開口訓我，問我，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嗎？那種口氣，聽起來就不是滋味，我就更不想理人了！」

「我並不是在教訓你，我當時只是不了解你的意思，順便開口問問而已。」

「有什麼不明白的？話都清清楚楚的說出來，講的又是簡單的英語。」

黃文弼努力剖白自己的無辜，囁嚅地說：

「我當時的確不明白有那種想法，那是第一次聽到有人這麼說。你知道，我們所受的教育……」

張維賢帶著輕蔑的神情，打斷黃文弼的話頭，一臉不屑的說：

「算了！你們那種教育，不提也罷！」

黃文弼怯怯的說：

「可是歷史總歸是歷史，你究竟不能不相信呀！」

「你還提歷史呢！亂編亂蓋，說得天花亂墜，到頭來，還不是不堪一駁的胡話？虧你還會信它！」

「唉呀！你們……」黃文弼突然焦灼得講不出話來。

張維賢盯著黃文弼的眼睛看著，揶揄地說：

「怎麼？又要編派台灣人的不是了？」

黃文弼急切撇清。說：

「哦！不！不！我怎麼敢？」

「不敢？」張維賢有點惡作劇，也有點算老帳的味道，更加強語氣說：「我看你們膽子可真大。有一天我和 TJ 在聊天，你們正巧從我們身邊走過，當中有人竟然衝著我們說：『講國語嘛！』這真是太不懂禮貌，太豈有此理了！」

黃文弼收緊的鼻子，噓了一下，笑著說：

「嗯！我還記得有這麼一回事。不過，那可是同我無關。那一次說話的人是小董，他是眷村長大的人，平時就狂妄自大，目中無人，講話都不經過大腦。當時聽他那麼說，我也嚇了一跳，覺得他是太過份了！」

「那，你為什麼一句公道話都不說？」張維賢搖搖頭，說：「我習慣上，同美國人就說英語；日本人說日本話；中國人說中國話；碰到台灣人，自然就說起台灣話。」

「我知道 TJ 是台灣人。」黃文弼插了一句。

「沒有錯。所以我很自然地同他說著我們的母語台灣話，這難道有錯嗎？想不到竟有一些蠢傢伙，要求我們『講國語』。哼！戰前日本人要求我們說『國語』，他們指的國語，自然是日本話，誰知道後來我到了日本，發現我們所說的國語，日本人就管它叫標準語。」張維賢滔滔地繼續說：「同樣的情形，由老蔣帶頭，在台灣逼我們講『國語』，等我們到了海外，同真正的中國人，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接觸，又發現人家跟本沒有什麼『國語』，他們所講的，就叫普通話。這事，

你比我清楚。——台灣人就是好欺負，甚至到了別人的國家，還是不肯放過我們。你們這麼做，是太沒有道理了！」

「你怎麼又把我扯進去？我自己的國語都說得不標準，那有資格去要求別人？而且同鄉在一起，說說家鄉話，也是天經地義，我也不了解為什麼有人會小題大做，到處找碴。我同意你，這是太無聊，太沒有道理。」

「你瞧，說了半天，明明是北京話，或者說是普通話吧！你偏要叫它國語。黃文弼，你確實讓我感到很失望！」

「唉呀！這是習慣嘛！政府這麼規定，我們也一直這樣叫。不過，話說回來，語言統一，彼此也比較好溝通。……」

「話可以這麼說嗎？在台灣，多數人使用台灣話，要溝通的話，理當使用台灣話，那有反而硬性規定以少數人使用的北京話，做為『國語』的道理？何況你們這些少數人講的還是南腔北調，聽起來，不但很費力，有時候連真正的意思，都講不清楚。我還記得過去每逢新年，常常有人模仿老蔣發表總統文告說：『董包們，今天是我們中華民鬼的完蛋日子！』又滑稽，又可笑。可是即便老蔣那樣怪腔怪調，他領導的政府還自以為是，挖空心思，公然下那種規定，要台灣人不講台灣話，實在是太不要臉，太叫人啼笑皆非了！」說著，張維賢還不忘冷笑三聲。

「老張，我實在講不過你！」黃文弼有點不自然地跟著笑，顯然他掩蓋不住滿臉的尷尬。

「你是累了吧？還是休息，休息。也許我也該走了！」

「不！不！你別急著走，我們可以談些別的話題。我累倒是不累，不過都是那麼久了！你好像總是不相信我，我覺得很難過。」

「信，信得過，我信得過你，要不，怎麼會來？我剛才只不過提出一些事實，絕對無意傷害你個人！」

「你這麼說，就好！」

「不過你也許真累，我還是回去，讓你休息！」

「別忙著走，我還想多和你談談！」

X X X X X X X X X X

——談，談什麼呢？

「什麼都行。」

——正像你所知道，我是一個直腸直肚，有什麼說什麼的人，只怕由我一個人雜七雜八的亂說一通，恐怕會干擾你病中的情緒。我看還是由你說說你自己吧！

「我當然要談自己的事，要不然真會憋死。不過，我還是要先談談我對你的印象，讓你明白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」

——好，我在這裡洗耳恭聽。

「記得在你公開宣稱你不是中國人以後，老中開始盛傳我們公司有幾個大台獨，有人嘲笑，有人責罵，更有人揚言要找機會教訓台獨份子。他們說，工作不好好幹，還去搞什麼政治？在他們提到的大台獨中間，當然有你在內。」

——我聽說過。

「不過憑我的觀察，一個搞政治的人，很難不人前說一套，人後又是另外一套。但是我看你，說話都是口無遮攔，不顧情面，不怕得罪人。我覺得你根本不是在搞政治，反而更像是從事一種理想，一種信仰。」

——算你會看人。

「所以在高雄事件發生以後，有一天傳出那個娶了外國老婆、被送進監牢的主角，可能會被槍斃。為了營救他，你發動公司同事簽名，幾天以內，就收集了近三百個名字。有些老中看到這情形，很感動，也把自己的名字簽下去。」

——「老中」簽名的，總共有十二個。

「你知道，我們完全不認識那個人，大家會簽名，都是看在你平時的做事為人，至少我個人便是如此。」

——謝了！

「可是簽了名不久，你卻向我們幾個老中勸導多考慮一下，你強調這是不能不計後果的。白紙黑字，誰也不能保證將來會惹上什麼麻煩，尤其是台灣來的老中。」

——為了取信，我們希望除了簽名，也寫下地址、電話號碼。以當時的客觀環境，這不是鬧著玩的，我不能不替大家設想。

「當時果然有幾個人不想惹上麻煩，經過考慮，把所有的資料都塗抹掉。」

——我完全可以理解。

「可是留下名字的人，也著實挨了我們公司的老中，一頓臭罵！」

——有那麼嚴重嗎？

「怎麼沒有？那個衝著你，要求你講國語的小董，便三番五次的數落我是幫兇，助紂為虐。」

——你們好像平常就相處不來。

「唉呀！提到這個人，我就心煩。」

——聽說，你們在台灣就認識了！

「何止是認識？我還照顧過他呢！」

——我都不知道你們的關係，有那麼深。

「當年我任職公路局，他在我手下工作。為了方便他準備留學考試，我儘可能不派他出差；平時設計的東西，只要不太離譜，我都照單全收。當時他可是對我必恭必敬，言聽計從，人前人後都是熱呼呼的喊我大哥！大哥！」

——可惜，好景不常。

「真是好景不常。想不到再見面，他卻像換了一個人，完全叫人不敢領教。」

——你們在那裡重逢？

「就在我們公司。」

——乍一見面，你大概非常興奮吧？

「可不？出外嘛！多個熟人照應，心裡也踏實一些。可是一看到我，他顯得愛理不理的，通常老中都會叫我老黃，他卻是喂！喂！的亂叫一通。以前喊大哥的情景，再也看不到了！……」

——這裡是美國，誰還看重那些繁文縟節？

「可也未免變得太厲害，太過份了吧？本來稱呼不稱呼，都是無關緊要。可是那種態度，好像我們從來就不認識，就是對於剛見面的人，也不需要那麼冷颼颼的。」

——那種人，就是那副德性！

「可是情況會變得那麼複雜的，還是在於我被調到他負責的單位去工作以後。」

——這一來，上下顛倒，上司變成下屬；員工變成老板。自然有好戲看了！

「我很知道自己的立場，既然是他在負責，我當然得聽他的。頭一天，他交給我一疊別人設計過的東西，要我好好看。我以為他要我檢查，沒想到他卻是要我向別人學習。學習就學習吧！反正工作是工作，薪水照領。」

——不要說你過去的經驗，就是在我們公司，那時，你工作也有幾年了吧？

「就是說嘛！可是他完全不理會，一連幾天，我問他要些工作。他只說，我懂的都是老套，他不能隨便讓我破壞他的聲譽。」

——你只能忍氣吞聲？

「要不然，又能怎麼樣？我只有一忍再忍，好不容易熬過了一個禮拜，他終於交給我一點工作。可是幾乎每半個小時，有時候甚至於不到十五分鐘，他都會走到我旁邊，問我有沒有問題？」

——這是太過份了！要是我，早把他趕開。——囉哩囉唆的，叫人家怎麼工作？

「我心裡頭也覺得很不是滋味，可是我還是默默地工作。等我設計好，又多看了幾遍，以為這一下，他應該會滿意。沒想到他隨便看了一眼，隨手丟回給我，口裡還不屑的以英語嘲弄我說，人就是無法教會老狗新把戲。藐人也真藐到家了！」

——你沒有反擊嗎？

「我還是心平氣和地向他請示，究竟他要我怎麼做？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，卻叫一個離開學校不久的菜鳥，職位比我低得很多的人指導我。」

——你真會忍受！

「忍受也有個限度，後來到底忍無可忍，幾個月以後，我請老板一定要把我調職，否則我絕對會瘋掉。」

——那個姓董的，真是不可理喻。

「天底下，不能了解的事，還多著呢！」

X X X X X X X X X X

那一年夏天，我在河南老家，從學校背著書包回家時，被一群不知從那裡出現的軍隊，強迫著幫他們搬運傢伙。這一幫，竟然幫到了台灣。

也許類似的故事，你也聽過一些。

那是亂七八糟的時代，沒有人能夠了解生命是怎麼來怎麼去，你甚至不能擁有你自己。但是活總是要活的，雖然要怎麼活下去，還真由不得你。

也許有人在做美夢；更多的人恐怕只能得過且過；至於我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，能想能做的，便是哭！

儘管台灣物資豐富，一大堆看都沒看過的水果，嚐都沒嚐過的海鮮。一陣驚喜之後，還是經常會想家，一想家，眼淚就汪汪流個不止。後來突然發現書包夾在大批行李中間，沒有丟掉，這一發現，叫我心情稍微開朗。此後每次想家，我就拿起書看，這倒除掉我不少鄉愁。

我們連長，人也真好，他注意到我經常在看書。便設法讓我白天到附近中學去唸書。後來我就靠送報唸完了大學，在公路局找到工作，又娶了老婆。

比起別人，我的運氣不差，日子過得還算不錯。

我老婆原來在小學教書，她在台灣也是無親無戚，都是一個人生活過來的。她的身体一向虛弱，後來更是動不動就昏倒，我要她辭掉工作，在家裡休息靜養。剛開始怎麼勸都沒用，後來自己覺得實在不行了，方才不情不願的離開崗位。

你知道，當時我們在公路局上班，都被要求加入國民黨。最初他們發現我在軍隊呆了一段時日，竟然不曾入黨，大感意外。我自己想想，也覺得不可思議，便儘快填表申請。後來終於成為黨員，一併保住了飯碗。

有一天，我的上司，同時也是黨部負責人，跟我說，黨的小組長是由幾個合乎條件的人輪流擔任。他認為該是輪到我的時候了，我卻因為老婆的身体實在不好，常常需要我帶她去看醫生，甚至於留在身邊照料，便央他請別人暫代。我的上司算是通情達理，沒有硬叫我挑起擔子，甚至於每個月的小組會議，都允許我請假不參加。

也不知什麼神差鬼使，有一天和同事不著邊際的東拉西扯，有個人問我，怎麼十四歲就去當兵？我半開著玩笑說，我那時何曾想過要有什麼兵？我是被拉夫的。其實，這也是實情。沒想到這句話，卻叫我闖了大禍，開始有人找我問話。為什麼在軍隊那麼久都不入黨？拒絕參與黨務，不當小組長，又不參加定期會議，而且公然散佈謠言。這都是思想有問題呀！

老天，我還能有什麼問題？成天不是唸書就是工作，要不就是把所有的時間用到我老婆身上。腦子裡經常不是亂哄哄的，便是空白一片，那裡還有位子塞進什麼思想？沒有思想，當然就不可能有問題。可是信的是我，不信的是他們，他們人多勢眾，一個人問不出來，就換別人來問。問到你頭昏腦脹，問到你心驚膽跳，問到你不知還有沒有明天。

我覺得這樣下去，遲早一定會崩潰。

正好看到很多人出國留學，我也朝這條路準備，同時請我過去的長官老連長代為說項作保。原先我也不敢抱持太大的希望，後來可能真正找不到我有什麼問題，或者是老連長的特別關係，我終於順利辦妥手續，暫時留下老婆，一個人先到美國來。

一到這裡，我便認真唸書，安分守己的工作，然後把老婆接過來。起初她的老毛病時好時壞，難免有一番折騰，但可能這裡的空氣好，漸漸的，她就不必再吃藥、看醫生。我們終於能夠平平穩穩地過日子。

當然，沒有小孩子的確是很遺憾，可是怎麼看醫生，怎麼找偏方，完全不得要領，這是命，我們又能夠怎麼樣呢？只能彼此安慰，至少她有我，我有她。不過在我心的深處，我惦記著我的老家，那裡有我的親人，那裡更有我永遠抹不去的回憶！

時代稍微改變了以後，我終於連絡上家人。我哥哥嫂嫂都不識字，所有的來往信件，都由一個不曾謀面的小侄子全權處理。通了幾次信以後，我決定拿三個禮拜假，回老家一趟。我實在是太想家了！

我老婆一聽說我要回河南，她說她也想回她的故鄉看看。

她是哈爾濱人，那年離家前正好一個人在遠房親戚家裡玩，後來稀里糊塗地跟著這一家人到了台灣。她對老家的印象一片模糊，我們到圖書館去借了很多書，又靠旅行社的幫忙，終算對哈爾濱有一點概念。至於她是哈爾濱的那裡人？父母叫什麼名字？他們是不是還活著？我老婆完全找不到資料。但她還是決定無論如何，一定要走它一趟。她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，也想認識那裡的人是如何過日子的。

按照旅程，我們先到哈爾濱。

抵達那裡僅僅兩天，她卻病倒了，而且病得不輕。我發現那裡的氣候太冷，她實在受不了，留是留不下去的。便決定一旦情形好轉，馬上動身，趕快轉到河南。

想不到幾天以後，我老婆竟然就這樣走掉。因為不想讓她孤單單的留在陌生的故鄉長眠，草草把後事料理停當，抱著我老婆的骨灰，一起前往我們本來的目的地故鄉河南。

在那裡，發現我哥哥嫂嫂早就亡故；一個侄子被指反革命，被拉去槍斃；另一個被鬥得死去活來，最後吊繩自盡。根據我小侄子的說法，這都是因為我是國民黨黨員，而且還在台灣當官。發生那些事的時候，他還小，詳細情形他並不清楚，但總算逃過一劫。

一個公路局的單位主管，算什麼官？而那黨員，只是為了混飯吃，連小組會議都設法不參加，胡亂掛個名字的人，還能有什麼罪？而最讓我感到奇怪的是，他們從那裡得到我的消息？而這些消息又是如何加油添醋的？這太恐怖了！

當時，我直覺國民黨壞，共產黨更可惡。這個世界，真是叫人無話可說！

由於假期所剩無多，隨便走走看看，到處轉轉，帶著一心無奈回到美國。後來想盡辦法，把我小侄子也接過來。我們黃家兩代就剩下他和我，我向我自己發誓，我一定要好好照顧他。

我安排他去上英文課，也讓他學習開車。在他拿到駕照以後，我把我老婆那部開了一年不到的豐田送給他。他倒是很興奮，口裡直嚷著，叔叔是世界上最好的叔叔，我也高興得偷偷流淚。

太好了！這不就是我長期所需要，所追求的嗎？親情，真的，只有失去過親情的人，才能了解那厚重的意義。如今，我清清楚楚的看到我的未來，我確定黃家有一個可以傳遞香火的後代——我覺得無論為我小侄子做什麼，都很值得。

為了讓他學到獨立精神，我幫他找些工作，叫他在課餘做點事。

又考慮到他的語言問題，最初找的是油漆工，幹了幾天，他直嚷腰酸背痛，無法繼續那工作。休息了幾天以後，又讓他到一家中國餐館去洗盤碗，隔天，他嫌那廚房經常有一股怪味道，他完全受不了！怎麼勸，他都不想再試。問他，要不然他想做什麼？他口說看看吧！這一看，就看了一年多。

人家說，好吃懶做，我發現好像一個人，懶做也就好吃。

我不知道我那小侄子幾時學到怪毛病，他嫌雞肉不夠營養，吃肉一定是牛肉，而且普通的還看不上眼，專挑一些一磅十幾塊錢的高級品；吃海鮮，一定要點鮑魚、龍蝦、游水蝦，餐桌上出現的假如僅是黃魚、紅衣，他碰都不碰。我覺得這不是這裡一般人的飲食習慣，不過想到我哥哥一家不幸的遭遇，讓他享受一下也不妨。而且這一點錢，我還花得起，便沒有同他言語。

後來我被公司派到沙烏地阿拉伯去工作半年，回來時，只看他長髮披肩，而且一頭還染上淡紅色，左耳又帶著一個耳環，那樣子又醜又嚇人。我同時發現他剛才是開著我的車子進門，問他那部豐田怎麼不見了？賣掉了！他吃著葡萄，好像事不關己似的回答。

賣掉了？——為什麼？我問他。

缺錢用。他一本正經地說。

不是留了一萬塊美金給你嗎？我驚訝地問。

不夠使。他答得很乾脆。

怎麼會不夠？我真的無法理解。

心疼嗎？他突然迸出一句叫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話。

心疼？我當然心疼！心疼你不懂事，心疼你暴殄天物，心疼你全然變了樣。……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說下去。

整個房子突然變得寂靜無聲，悔恨，憤怒的氣息，漸漸瀰漫著。我看到他一張臉憋得又熱又紅，眼中冒出一點火星。我也覺得我混身發燙，一顆心繃得緊緊的，氣都喘不過來。

突然，他不屑地抽動唇角，冷冰冰地說，不要忘記你的車子已經給了我，所有權是我的，我愛怎麼著便怎麼著。

在我打算開口向他說說做人的道理時，他更加冰冷地告訴我，他已經受夠了！原來他是準備到美國來過個像人一樣的日子。可是我嘴巴說得好聽，應許要照顧他，一邊卻不把他當人看待，竟要他去幹那些低三下四的工作。他要過苦日子，留在中國就行了，何必遠渡重洋，跑到美國來受這種侮辱？自然，更少不了對生活瑣事的抱怨嘮叨，一套又一套的。

一時間有那麼股莫名其妙的怒火在四處流竄，我真的悔恨不已。我這不是自討苦吃嗎？只因念及親情，平白要遭受這番誣蔑。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，一秒一秒的過去，好不容易待腦熱冷了下來，我漸漸覺得這孩子誤會太深，深到連他都不能了解他自己在講些什麼。我想想，這時候什麼也別解釋，一切等他冷靜以後再說。

經過幾天刻意營造出來的沉默，他開門見山的向我攤牌。其實攤牌還是有商量的餘地，他一開口，便馬上掀開一本總帳，一口咬定，都是我到台灣去，才會害他們家破人亡。

你說到那裡去了？我向他抗議。我是被抓走的。

有什麼證據？他根本不聽我解譯。

要什麼證據？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，憑什麼要離家出走？而且……

那我可不知道。我知道的，你現在什麼都有，車子、房子、還有一大筆存款在銀行。這不都是「離家出走」的結果嗎？

這都是我辛辛苦苦，一點一滴，賺下來，省下來的。我實實在在的向他解釋。

那我可不管。我只要你明白，因為你的關係，我們一家人吃盡苦頭，死的死，活下來的我，還要繼續承受苦難。

你到底想怎麼樣？我氣到不行，整個人控制不住地繼續發抖。

這樣吧！我小侄子非常冷靜地說，把你的一半財產給我，我馬上離開你，以後再也不會麻煩你。顯然他是有備而來，早就計劃好了！

X X X X X X X X X X

「你最後還是給了吧？」張維賢關心地問。

「給了！」黃文弼無可奈何地回答。

「是求心安呢？還是怕麻煩？」

想了一下，黃文弼苦笑著說：

「可能兩者都是，也可能兩者都不是。」

「看樣子，你必定很失望。」

「嗯！的的確確感到很失望。」黃文弼毫不諱言：「我以為碰到了一個神經病，那種想法，那種說法，怎麼試著了解，就是辦不到。好難呀！」

「連我一個局外人，也想不通。」

「我當時又生氣，又失望。」黃文弼洩了氣似地，繼續說：「不就是身外物嗎？我原來就沒有了老婆，兒女，親人就是他一個。我所有的東西，反正本來也會交到他手裡，早給也是給，晚給也是給。既然他開口想要，乾脆就給了吧！但看那態度，好像我真欠了他，一想到這個，心裡就是嚥不下一口氣。」

「最後，你還是給了他一半財產？」

「比一半更多。」黃文弼一言一語地說：「我原來有兩幢房子，我把較大，可以賣到較好價錢的一幢賣掉。又將大部份銀行存款提出來，弄了一張大支票，叫他走得愈遠愈好，以後，我也不想再見到他。」

「你這是太衝動了吧？」

「我不否認。」黃文弼的樣子，有些陰沉迷惘。

「你侄子呢？——後來有沒有走？」

「不走也不行。」黃文弼別過臉，好像看到過去的某一角落。停了一會，又緩緩地轉回頭，眼神卻還是一片惘然，說：「我先問他，想要到那裡去？他說他要到紐約找朋友，我買了一張往紐約的單程機票，跟他說，上飛機以前，我會把支票交給他。」

「他現在住在紐約嗎？」

黃文弼幽幽地說：

「不知道！也不想知道。他一離開，我就把電話號碼和門鎖換掉。就當做從來沒有這個親人，我決定以後一個人孤零零的過日子。我認命！」

「我記得在你離開公司以前那一段時間，你好像很消沉。」

「碰到這種事，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。」黃文弼並沒有反駁。他說：「我一時對什麼事，什麼人都不感興趣。說清楚些，我怕事，更怕人，我認為一個人才能夠得到心安和寧靜。但事後想想，這也不過在騙自己，因為我一直無法得到心安和寧靜。一年後，等到按照規定可以退休，我很快就辦完手續，儘快離開公司。」

「我也是你離開以後很久，才知道這消息！」

「我沒有通知誰。離開公司以後，也很少同人連絡！」

「都有七、八年了吧？」

「可不？要不是這一次開刀，我恐怕一輩子都不會想起老朋友！」

「怎麼？碰到困難，需要老朋友的幫忙？——想不到你這麼現實！」張維賢故意揶揄著說。

「不！我不需要人家的幫忙。」黃文弼正色地說：「我有存款，又買了保險，碰到困難，幾乎一通電話就可以解決。只是躺在床上，突然驚覺，我這一輩子實在過得太沒有意思，想不通為什麼要活著？最後甚至確定我活得毫無價值，我是真的白活了。」

「人在病中，很容易胡思亂想。」

黃文弼沮喪地喃喃說道：

「我好像一直在逃，不停地逃。逃避過去，逃避未來，甚至逃避我自己。……」

「年紀輕輕，就被抓去當兵，對人類難免失去信心。」張維賢安慰黃文弼，矜憐地說。

「這當然是一個原因。」黃文弼一雙眼睛顯得陰鬱寒冷，難過地說：「不過，在我以為可以正常地過我的日子，卻只是因為說話不小心，差點惹禍上身。後來回到了河南老家，又發現因為別人對我的誤會，整個家就那樣毀掉了！」

「實在想不到。」張維賢頗表同情地說。

「再後來，我為了補償，把小侄子接到美國。結果，他竟然那樣對待我。」

「他也太不知輕重了！」

黃文弼冷靜地說：

「剛開始，我完全沒有辦法原諒他，後來慢慢的想，倒看出問題的本質。一個小孩子，能夠壞到那裡去？我覺得他也是一個受害者，先是在舊環境被扭曲了人性；後來面對五光十色的新環境，又無法把持。結果，傷了我，也傷了他自己。我看，他也是蠻可憐的！」

「這麼說，你已經原諒了他？」

「這不是原諒不原諒他的問題。最重要的，我認為我要先調整我自己。」

「我不懂！」

「你懂，你太懂了！這就是我會找你的理由。」

「依你這麼說，我更加不懂了！」張維賢一臉茫然地說。

「老張，有沒有注意到我老是不敢面對現實？」黃文弼張著滋潤的雙睛，盯著張維賢的眼睛看，一心冀求他的同情。

「抱歉，我很少去注意。」張維賢滿臉羞赧，不好意思地說。

「沒關係，我能夠理解。不過，說也奇怪，我發現你在外表上，好像有點拒人千里，內心卻是對人關懷有加。有愛心，卻不失原則。」

「好了！你說到那裡去了？你還是少灌迷湯吧！」張維賢有點靦腆地說。

「不！我說的，句句可都是實話。我不是在恭維，而是因為看到你一直都是活得那麼自在。很想面對面地向你取經，學習看看，是不是也能夠活得那麼自在，活得更開心一點。」

張維賢想了一下，只能同意的說：

「也許你這是說對了！不過，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嗎？在這世界，假定沒有別人，而只有我一個人，我又怎麼能夠存在？而且我不理人，憑什麼，人家要理我？」

「問題是，通常一般人都先想到自己，而你卻是先想到別人。」

「我不知道我怎麼會給你那種印象，不過，正像我告訴你，我一切只是順其自然，從來就不勉強自己去做一件不高興做的事。」

「可是，對於那些欺負人的，你完全不會假以辭色；對於需要幫忙的人，你卻從來不會忍心拒絕，而且答應幫助以後，必定全力以赴。」

「這不都是應該的嗎？假如連這麼簡單的事都不肯做，那我就不知道要做什麼事了！真的。」

「可是你曾經想過，你常常對壓迫者正面地反抗，難道你沒有擔心過自身的安全嗎？我就覺得，那是太危險了！」

「我只是說我該說的，做我該做的。要說危險，天底下做那一件事不危險？坐飛機怕掉下來，開車子怕相撞，甚至吃東西都可能吃壞了肚子。可是為了活下去，活得自在，該做的還得做，別無選擇。」

「你真勇敢，我只有佩服。」黃文弼態度認真地說。

「其實天底下，有氣魄的人，正不知有多少。和他們相比，我所做的，只不過是小兒科，連替他們提鞋都不配！」張維賢老老實實地表白。

「你太客氣了！政府要槍斃的人，你都敢替他說話。這不是隨便是誰，都辦得到的。」

「替他說話的人，到處都是，我只不過跟著盡點本分而已。你不也是簽了名字，替他說了話嗎？」

「可是你比我們更有勇氣。」

「我並不覺得這需要什麼勇氣，很多環境，一遇上了，有時候就是不能夠逃避，逃避也逃避不了。你只有正面的接受挑戰，否則困難依然存在，麻煩這是會跟著來，這是很不得已的。」

黃文弼靜思片刻，意味深長地看著張維賢說：

「還有，你覺得那些讓你幫過忙的人，會記得你的功勞嗎？」

張維賢不加思索地回答：

「這種問題，我從來不曾考慮過。而且我說得很明白，我只做些該做的事，那裡算得上有什麼功勞？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你從來不求回報？」

「要什麼回報？我每做一件事，就會得到快樂。這不就是很大的回報嗎？」

「你是很特別！——不是傻瓜，就是一個好人。」

「我不是什麼好人，也不承認是一個傻瓜。」

「至少，我覺得你是一個好朋友。平時有事沒事，你的身影偶爾就會突然蹦出，等到遇到挫敗，孤伶伶的感受這世間太難過、崎嶇嶇嶇不易走動時，那就更加會想起你這個人。」

「喂！喂！打住！打住！你不覺得你說得太過肉麻嗎？」

「我只是實話實說。真的，不知怎麼一回事，在我最需要援手時，第一個想到的，就是你。你總會帶給別人一股挺過去的力量。不讓人頹廢、消沉下去……」

說著，說著，張維賢發現黃文弼有些勞累，闔上眼睛，睡著了。他輕輕地按下控扭，讓黃文弼平躺下來，又把毛毯蓋在他身上，低聲說：

「我會再來看你！」

他不知道黃文弼有沒有聽到。